

韓非子卷第五

亡徵第十五

凡人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餮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土重帑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懦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

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眾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褻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蓄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眾強多國之交而威勢早具者可亡也偏徧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愾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蹙蹙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臯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蓄穢外內混淆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賢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賢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繼單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

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婿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玉，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違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鸞龍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

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固圉。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者止。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覲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薄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公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

人不貴則與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眾事之端相參而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胥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

之信矣。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然為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悞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悞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始事者也人主臧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求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求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

則古之無變常之母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母變殷太公母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易齊郭偃母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受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瞽竊情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黃虎受阿諛而輟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災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災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師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災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掄兵而南則鄴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魏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撝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孤逆刑星災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災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

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于吳。反國奔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魏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未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

端故

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眾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

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桀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桀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思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污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未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

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效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實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祭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祭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

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弃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弃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弃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寶也。眾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濶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眾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眾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

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雖異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藏。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藏。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閒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

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達則眾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缺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達。其會達則眾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為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蔓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祗也。祗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蔓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祗。祗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祗。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眾。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無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具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

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瘕疽癰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不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達通淫物。所精力唯田疇。積力唯田疇。必且冀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蓄

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特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眾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難於腸胃之間苦痛難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惜惜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